

铃铛再也不响了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铃铛再也不响了

郑成志等著
叶飞木刻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661

保存
存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战士自传小说集。共收五篇故事。这些作品所描写的，都是作者幼年时代的生活。

鈴 鐺 再 也 不 响 了

郑·洪·志 著

叶·飞·木·刻·装·帧

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28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4号

上海國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

書号：文0078 (高)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28 印数 1 2/7 字数 20000

1957年6月第1版

1957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9,000

統一書号：R10024·1496

定价：(3)0.10 元

目 录

我的幼年生活	田万昌(1)
逃难	陶万和(6)
鈴鐺再也不响了	郑成志(18)
从早到晚	麻法海(25)
矿工过年	孙 贵(31)

我的幼年生活

当 儿 子

我七岁那年死去了父亲，母亲被地主抢去作了“二房”。剩下我无家可归的一条苦命，流落街头，讨饭为生，三天要不上两个饱，饿得肚子痛痛的。

这天，我睡在草窝里，昏昏沉沉地听到外面狗咬，又听到有说话的声音，心想：可能是天亮了，就东倒西歪地爬起来；左手拿着打狗



的棍子，右手提着破竹籃子去討飯。剛到地主趙家的頭一道大門，喊了一聲：“大娘給我點飯吃吧！”第二道大門轟隆一聲開了，象小牛犢一樣的大花狗，直奔我撲來。我手里的棍子打斷了，大花狗把我腿上咬得鮮血直往下流，我大聲哭起來。窮人的孩子命不值錢，哭死也沒人問，餓死也沒人管，我哭了一陣只好一歪一拐地再另趕一個門。



走了沒几步，從大門里出來了一個人，大高个子，眼睛象雞蛋一樣大，頭戴禮帽，上身穿着皮襖，下身穿着嗶嘰布的棉褲，腳穿着帶絨毛的皮鞋。他叫趙鳳雲，是有名的大財主，因為他吃大烟，臉瘦得象鬼一樣，別人給他起了個外號叫“趙二鬼子”。他一抬頭看見了我，就問：“小孩，你干什么？來！”我沒去，他便擺開四方步，晃晃蕩蕩地走到我面前來，又問我：“你是要飯的嗎？要飽了沒有？”

我說：“一點沒要到！”

他又問我：“你家里还有什么人？”

我說：“什麼人也沒有了！”

他冷笑着說：“好吧！你到我家里去，給你好的吃，還給你花衣服穿，你願意嗎？”當時我想：趙二鬼子怎麼心善起來了，是不是閑着沒話說了。我正想不透，他拉着我的衣服就走。

一进大門，他老婆看見了，就气冲冲地說：“把討飯的孩子帶來干什么，餓死啦！快叫他滾出去！”赵二鬼子笑着对他的老婆說：“英姐，咱們倆都四十多岁了，还没有儿子，要他給做个儿子吧！”

赵二鬼子兩口子，头几天对我还好，以后就变了。天不亮就把我喊起来燒水做飯，当个丫頭使喚。他們吃飯，我站在旁边，吃一碗給他盛一碗，一时盛飯盛迟了，二鬼子的老婆手指着我的臉就罵：“該死的东西！一点眼色也沒有！”他們看我吃飯多了，也指着我的臉罵：“穷鬼！飯桶！猪吃多了还能長肉，你吃多了有什么用！”有一次早晨洗碗，我的手冻木了，一下不小心把碗打碎了一个，赵二鬼子把眼一瞪，一伸手抓起一根燒火棍子，就气呼呼地朝着我冲过来。我吓得要命，一头鑽到草堆里去了。他照着我的屁股上打了五六棍，又把我从草堆里拉出来，举起巴掌打我的嘴。打得我鼻子出血，嘴腫得連飯也吃不下去。

有一天，赵二鬼子叫我領着他的女儿“英姐”下坡去割草。走到路上，她罵我是野种，举起镰刀把来就打我。我夺过镰刀指着她說：“在家里你天天打我，我不敢还手；今天来到这里，你还想打我嗎？”我一下把她推倒了。她爬起来哭着跑回家去了。

天晌午了，我肚子餓得直叫，就背着一捆草回家了。回到家把草放在牛棚底下，想到屋里去找点东西吃，赵二鬼子的老婆迎头走出来，她开口就罵：“你这个坏东西，把你养活到現在，你倒打人啦！”她拿起棍子就打，我跑她就跟在后面追，一直把我追到

牛屋里，扯着我的胳膊，用棍子把我的头打起了好几个疙瘩。她打完了以后，咣当一声，把門关上就走了。

我睡在牛屋里，想起了母亲，眼里滚下了热泪，一面哭一面叫：“娘啊！我現在到了这一步，还能看到你嗎！”我哭干了眼泪，又想了想，光哭有什么用呢，不如跑了吧！趴在窗戶上看了看，外边一个人也沒有，我把鞋用繩子綁了綁，又搬了几块磚头，摆在窗戶底下，撑着鑽出去，就跑掉了。

坐 监 牢

我从赵二鬼子家跑出来以后，又流浪街头，一直討飯到了江南的大城市南京。頭髮長得能編大辮子，身披着麻包，脚穿着用繩子綁起来的草鞋，餓得面黃肌瘦。

有一天，我餓得实在不行了，就想：能这样活活餓死嗎？到街上搶点吃吧！但又一想，我記事的时候，母亲常說：“人穷骨头硬，餓死不做賊。”我要穷穷个志气！正在这时，老远来了一个“二道毛”女人，穿着高跟皮鞋，手里拿着几块大餅。当时我想：別“志气”啦，餓死了，也不会有人說我是“志气”死的。于是，我就走到那个女人的跟前，可是轉了几轉，不敢下手，心里扑通扑通地跳。在这人来人往的大馬路上，怎样伸出手去搶呢？这时肚子又咕咕叫起来了。我又是一想：哎！快餓死啦，还要什么名譽呢！把心一橫，便跑到那个女人的跟前，搶了大餅就跑。一面跑，一面吃，心里想：她要赶上我，大餅也吃得差不多了。誰想旁

边跑过来了一个警察，他掏出小手枪，对着我喊了一声：“不要跑！站住！”吓得我动也不敢动。那个警察恶狠狠地问我：“大饼哪里来的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一句话还没说出来，他就没头没脸地打起来。打完了，他又抓着我的头髮，对牆上碰，我昏过去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醒过来一看，我身旁围着很多人。这时从人群里走出来一个老头，他气冲冲地说：“他这样小，你打他干什么！他还不是没有吃才抢人家的东西！”警察一听，一手抓着我，一手抓着那个老头说：“跟我走！”就把我们两个人带到警察局，关到小黑屋里去了。

田 万 昌



逃 難

苏北鹽城靠近东海边有个村子，叫陈家園子，現在改了名，叫陈洋鎮。在解放以前，这个村子里都是地主們住的，他們都姓陈。

庄上一大片房子，都是磨磚造牆，洋瓦盖頂；牛腰粗的木料，上面还雕刻着各式各样的名堂。大門兩面还有石獅和石鼓，比人还高。前后密密层层の楼房瓦屋，一座一座的都有名：老太太住的叫“修心楼”，少奶奶住的叫“觀景楼”，公子有“讀書厅”，小姐有“綉花楼”。

这班地主家伙，在園子外面都拉了鉄絲網，四周围有一人多深的壕河，河心里栽放鉄叉，河沿的兩面又栽起針子树，就是蛇头也难在这里出入。夜晚还有二百多个凶惡的打手，抓着洋枪鉄炮保护他們。在这村子里，就是一条狗出来，都是威风凜凜。佃戶們称这个庄子是：“三大門”、“六大戶”、“閻王殿”。

園子里有个地主，名叫陈松年。他的儿子过去当过县长，无惡不作，杀人象杀鷄一样随便。二儿子那时才十一岁，說話还掉个把舌头，別人一点也听不懂。穷孩子和他在一起玩，常常挨他的打罵。孩子們見到他，就象碰到凶神一样。陈松年已經五十

多岁了，个子不大，长得满脸胡子，浑身癞皮，象大麻瘋似的。他一天到晚糖果不离嘴，經常有兩個人伺候他，弄得不好，癩皮气一发就拳打脚踢。佃戶們暗地叫他“三癩閻王”。

有一年秋天，遭受水灾，所有佃戶的庄稼一粒沒見。“三癩閻王”派他最亲近的狗腿子王四苟，雷打火燒地跟佃戶要租子。鄰庄李三大爷家欠他不到五斗租子，結果十九岁的閨女昌英被“三癩閻王”搶去做小老婆。昌英姑娘死不从身，以后自杀啦！还有許多佃戶，逃走的逃走，沒有逃走的被抓去关在他家暗房里。

我爸爸整天提心吊胆，愁得躺在乱草堆上滚来滚去，想不出一點主意来。我媽媽說：“我看把牛卖掉吧，要是不够租子錢，跟他說几句好話，到明年再还。要不这样，‘三癩閻王’发起脾气来，可又受不了啊！春天你挨他打了一頓，病了二十多天你忘了嗎？”我爸爸忍了半天說：“你真想呆了，要是交不上租子，就是給他磕头也沒有用，我宁願卖命，也不能卖那头小牛，卖了牛，到明年春天誰去种地？不行，就和他慢慢地熬吧！”我祖父一边哼哼着一边說：“要想熬过这个关头，非把牛藏起来不行。要是‘三癩閻王’一来，准会把牛拉去，說不定連你也帶走！”我爸爸說：“爹爹說的很对，我把牛帶走，‘三癩閻王’就沒有办法了。”当天晚上爸爸牽着牛，到我大姐家去了。

第二天，“三癩閻王”派王四苟和徐二乱子来到我家里。我母亲和姐姐早就躲开啦，只有我和爷爷在家里，这两个狗腿子一

進門就東張西望，看看我父母都不在家，就凶聲凶氣地問我爺爺：“老家伙，你的大小子哪里去了？欠我們東家的租子，為什麼還不交？快說！不說就敲死你这个老混蛋。”我爺爺說：“我兒子出去賣牛去了，十多天了還沒有回來。現在家里一粒糧食也沒有，十幾天揭不開鍋蓋了，哪有糧食交租子呢！二位先生饒我們一回吧！”

爺爺的話還沒有說完，王四苟上去就給我爺爺几耳光子，接着又加上几拳，踢了几脚。爺爺是六十多歲的人了，又有病，哪能受得了那样的打呢！那時我還小，又打不過他們，急得直哭，抱住爺爺的大腿，擋着他們的拳頭。王四苟拖住我爺爺不放手，我就用牙咬他的手，把王四苟咬得直罵。他把爺爺放开，回过头來把眼一瞪，咬牙切齒地抓住我的后衣領，提起來扔到屋外去，轉回來仍然打我爺爺。我不顧一切的疼痛，連忙爬起來就跑，喊來了李三大爺，才拉住王四苟。這兩個家伙臨走時，還說：“再過三天不交租子，哼！老子要你的狗命！”

爺爺被他們打得躺在地上，嘴里鮮血直流，一動也不能動，一句話也不能說，只是閉着眼，兩手抱着胸口，上氣不接下氣地哼哼。李三大爺連忙把他抱到床上，掀起他的上衣一看，渾身打得發黑。李三大爺嘆着氣說：“天呀！窮人的日子怎么過啊！”等他轉過臉再去摸我爺爺的胸口，忽然大聲叫起來：“呀！孩子，你爺爺死了，趕快找你爸爸來！”這怎么办呢？李三大爺把我拉住，他拖着鼻涕流着淚說：“孩子！你爺爺死了，我也快死了，我家欠

的租子比你家还多，难道他就不要了吗！孩子，你要牢牢地记住这笔血债，总有一天太阳会照到你们身上的！”那时我模模糊糊，也不知怎样才好。我慌慌张张地刚跑出门口，我妈妈和姐姐都回来了。李三大爷含着泪把爷爷死的情况告诉了我妈妈，他就回去了，回家以后就上吊死了。

第二天，我们就把爷爷埋葬了。我爸爸听说爷爷死了，半夜偷偷地跑回家来，大哭了一场，就要去和“三癩閻王”拚命。我妈妈哭着说：“算了吧！再不能惹火燒身啦。你赶快走吧，要是‘三癩閻王’知道你回来了，又糟了。”正说着，外面有人敲门，妈妈连忙把爸爸藏到床底下。吓得我心就要跳出来了，赶忙抱着一条大黑狗，蹲在门后头一点也不敢动。门敲的更紧了，眼看着就要把门打破了，我只得提着胆子去开门。门刚刚开开，王四苟和徐二乱子就闯进来。就在这时候，大黑狗跳起来往前就是一口，真巧，正咬在王四苟的嘴巴上。王四苟蹲在地上直叫喊：“没命啦！没命啦！”和他一块来的徐二乱子，端着灯一照，看到王四苟的脸挂下一大块鲜肉，差一点把他的眼珠子拖出来。徐二乱子看过以后说：“好！好！养狗放在家里咬人，这还了得！”

这时我爸爸在床底下想：反正穷人没有出路了，祸已经惹出来了，打人不如先下手，一不作，二不休，拚了再说。他咬咬牙，一头钻出来抓住徐二乱子的衣领，举起拳头就打。王四苟看事不妙，两只手抱着他的血头拔腿就跑。二乱子也想跑，可是跑不了，被我爸爸狠揍了一顿，把他的腿也打跛了，一拐一拐地拖着

走了。

這兩個坏蛋走了以後，我爸爸連忙叫我媽媽收拾東西去逃荒。趁天還沒亮，爸爸担着挑子，一家人跟在後面跑出了門。大黑狗也跟來了。我們驚慌慌地走出莊子還不到十里路，天已經亮了。爸爸說：“不能再走了，‘三癩閻王’一定派人來追，先躲一下，等天晚再走吧。”正巧野地里有四五个草堆，有一个最大的能躲八九个人，我們一家子都鑽在里面藏起来。剛剛藏好，“三癩閻王”家的一班狗腿子大呼小叫地跑來了，只听他們說：“跑也跑不远，准会追上。”有的說：“算了吧，恐怕追不上了，回去燒他的房子。”我們蹲在草堆里句句都聽見了，一动也不敢动。不一会，他們都走了。又停了一会，我媽媽把草堆扒開个小窟窿，向西一望，在我家住的那地方，冒起了一股黑烟。媽媽的臉上挂着豆粒大的泪珠，伤心地說：“天呀！就能讓這班東西橫行下去嗎，孩子們，不要忘了咱們的仇啊！”

二

我們全家逃難，要着飯向西北走。走了有兩百多里路，到了阜宁县以西。有一天，我們走到一个叫北沙的鎮上，看到家家門上都貼紅紙，才知道春節到了。我爸爸看到一家大地主門外有个車屋，就向我媽說：“走到哪里是家呢？就在这里住下吧！”正說着，对面大門樓瓦屋院里出来一个老头，大約五十多岁，穿着皮襖，兩只眼紅紅地，象兩個爛柿餅子；人瘦得皮包骨头。他手拄

着一根漆黑的文明棍，一摆一搖地迈着四方步子向我們走来。我爸爸一看样子知道是这家財主，就走上前和他好說：“大先生，你行行好，讓我們在車屋里住一下吧！”老家伙阴阳怪气地說：“不行，你們給我作弄髒了！”我爸爸又哀求說：“讓我們住下吧！你看孩子們多可憐！”那个老瘦鬼兩個紅眼朝我一瞅，就問：“你这小子多大啦？能干活啦嗎？”

我爸爸回答說：“才十四岁，还不能做重活。”不知他哪来的“慈悲”心，眼珠子一轉，好笑了一声，說：“好吧！看你也够可憐的啦，就住下吧。”

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，外头下着大雪。天才蒙蒙亮，我媽就把我們兄弟几个喊起来，叫我們出去跑年。俺兄弟几个身上都沒有棉衣，每人圍着一条破麻袋，下身就穿一条單褲子，前后补的疙疙瘩瘩，风一刮，象狗耳朵一样，直撮呼。雪越下越大，出了門眼都睜不开，渾身冻得象紫蘿卜皮一样。我站在地主門口，太爷、太太喊了一大堆，也不見一个人影子，只听里边喊着：“奎手！六六！”接着是一陣“哈哈”的笑声，还听到牌九和麻將牌推得嘩啦嘩啦地响，有的喊：“天子九！”有的喊：“对十胡！”吵得象一窩蜂。噴香的魚肉味，从門洞里一陣陣往外刮，我饞得口水直流。我餓急了，就拾起块小石头去敲門。不一会，財主家的大門轟隆隆开了，三四条狗象小黃牛一样，扑到我身上就咬，把我的屁股咬了十几个口子，鮮血直淌，褲子都染紅了。我哭着爬起来，往門里一看，那个老瘦鬼眯縫着兩個紅眼正笑呢！他說：“你

不是住在我車屋里的孩子嗎？誰叫你大年初一來要飯的，回去給你大人說，過了年開了春來跟我放牛吧！”說完，咣當一聲，大門又關死了。我一癱一拐，哭着走了。

真是，天下老鴉一般黑。我恨透了那個紅眼的老傢伙，他就是車屋的老板呀！聽說他名叫趙大吉，外號叫“二紅眼”，有好地十多頃，他今年快六十歲了，養着三個老婆，小老婆才十九歲；都連一個蛤蟆大的孩子也沒生。自從我們住了他的車屋以後，他就整天盤算着叫我去給他放牛。我爸爸就不讓我去，他說：“端人的碗，服人管，做小伙計，日子難過啊！起五更，睡半夜，比做童養媳婦還難哩！”一天，剛吃罷中飯，“二紅眼”拄着一根彎把文明棍，搖打搖打地走來了，到車屋跟前，他把胡子一抹，兩腿一叉，兩手扶着文明棍，就向我爸爸說：“姓陶的！叫你家大小子替我去放牛吧！我們有錢的人，不會虧待你們窮人的。”我爸爸說：“太爺，孩子這樣小不能干啥玩意，你老人家有錢還找不到人嗎？”“二紅眼”把眼一瞪說：“人不要不識相；不去也行，你住我的車屋幾個月啦？每月照一升糧食來算吧，你該我多少糧食！”我爸爸氣得臉上變了顏色說：“我不住你的車屋，馬上就走！”“二紅眼”用文明棍敲着地，罵道：“媽的！我的車屋就是當驢屋，還落堆驢糞哩，你能白住！”我爸爸一听更氣得不行，就說：“你是屬蝗蟲的，張開翅膀就想吃！我孩子就是不去，你愛怎辦就怎辦！”乖乖！他哪能受了這幾句話呢！惡狠狠地舉起棍子對我爸爸就打，我爸爸抓住棍子一推，老傢伙晃了晃，倒在地上。“二紅眼”

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大的虧，他爬起来直罵：“混蛋！这还了得，反了！你就敢打我啦！”他正叫喊着，狗腿子老錢，帶了五六个人跑来了，不問三七二十一，抓住我爸爸就打，吓得我媽媽乱給他們磕头，虧得几个佃戶跑的快，才拉住他們不打了。打过了不算，“二紅眼”还要我爸爸去坐牢。我爸爸說：“我沒有犯罪！就是我死了，也不讓孩子去！”几个狗腿子听說不讓去，撈衣摸袖的又要动手打。我上去抱住可憐的爸爸，說：“爸爸，你讓我去吧，看你这个样子，再不能挨他們的打了！”我媽媽跪在“二紅眼”跟前苦苦地央求說：“太爷，你和众位先生先回去吧，叫我小的明天去就是了。”

第二天我背着媽媽替我打的兩双草鞋，就去了。剛进了大門，迎头就碰到了“二紅眼”，他說：“你来了，先替我挑几担水，試試你行不行。”我餓得腰都直不起来，怎么能挑水呢，他家一个水桶就有二十多斤，不放水就够我挑的了，哎！老鼠入了猫子口，想逃也逃不了啦。我剛挑起水桶要走，一个穿破衣服的人走到我跟前，他看看“二紅眼”已經走了，拍拍我的头說：“你看到过我沒有？我姓李，是你的同行，我来替你挑。这里有几个饅，你拿去快吃吧！”我說：“李大哥，謝謝你啦！”他說：“你对我不要客气，以后咱們住在一起，你有什么难事，就对我說。这家盆大碗小我都知道。”晚上我們同行的几个人都睡在牛屋里，大家談談說說，穷人見了穷人，老热呼。白天他們在地里干活，我就到灘上去放牛。